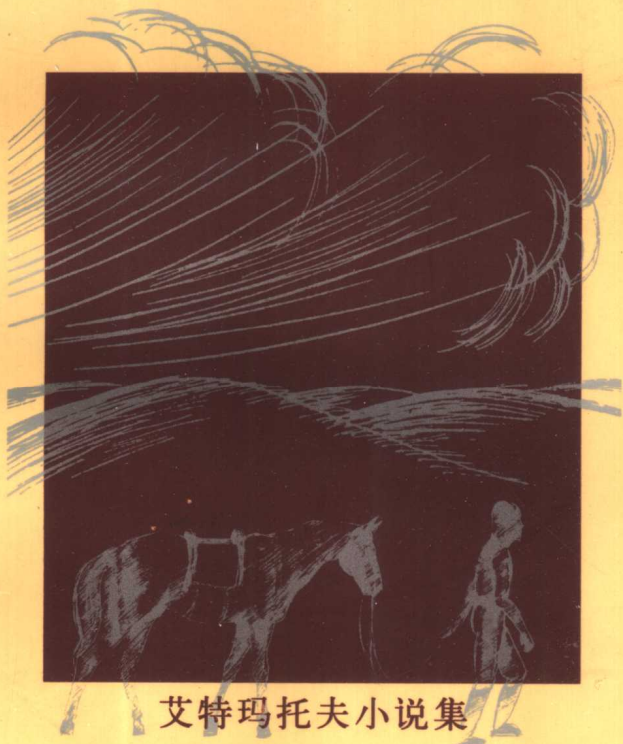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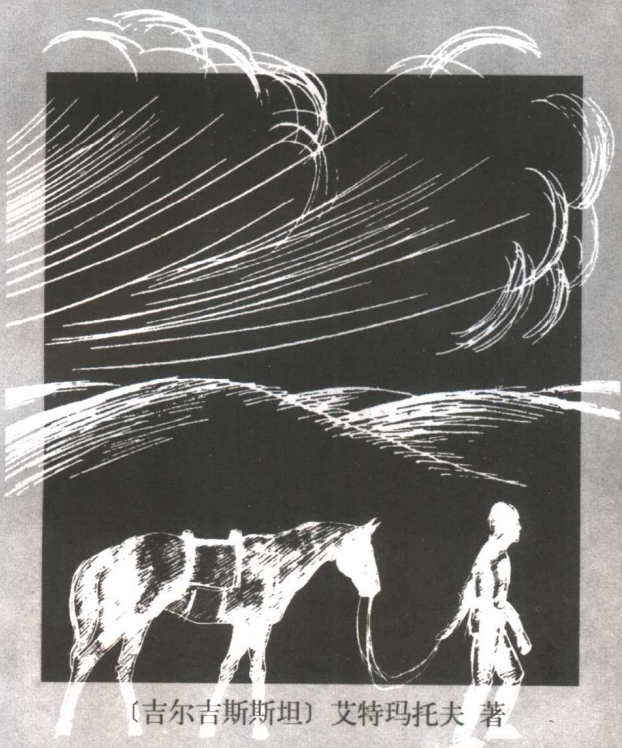
永别了， 古利萨雷！



艾特玛托夫小说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永别了， 古利萨雷！



〔吉尔吉斯斯坦〕艾特玛托夫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九 年 · 北 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98-0560

ЧИНГИЗ АЙТМАТОВ
ПРОЩАЙ, ГУЛЬСАРЫ!

本社已通过中华版权代理公司购得艾特玛托夫全部作
品的中文版版权。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别了,古利萨雷!/(吉尔吉斯斯坦)艾特玛托夫著;冯
加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7

(艾特玛托夫小说集)

ISBN 7-02-002758-X

I. 永… II. ①艾… ②冯… III. 小说-作品集-
吉尔吉斯斯坦-现代 IV. I36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0670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48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14.80 元

内容说明

本书收入艾特玛托夫六十年代中后期创作的四部小说。其中，《永别了，古利萨雷！》通过一个牵着一匹老马走在路上的老人一夜的回忆，再现了人与马一生的遭遇，塑造出骏马古利萨雷和耿直倔强的老牧民塔纳巴伊的生动形象，讴歌了普通劳动者真诚善良美好的内心世界。和作家其他十余部中篇一样，这部小说也被拍成电影，并获得一九六八年苏联国家奖。另一部中篇《母亲—大地》还被改编成歌剧。



前 言

钦吉斯·托列库洛维奇·艾特玛托夫(1928—),是吉尔吉斯当代著名作家。他的作品造成过不少轰动。其一是,他的一组早期作品《查密莉雅》(1958),《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1961),《骆驼眼》(1962)和《第一位老师》(1962),以其浓郁的抒情,细腻的心理刻画和清新的民族生活气息见长,把纯洁的爱情、真挚的友谊、夫妻情、父子情、师生情渲染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以上四篇结集成《草原和群山的故事》,获得一九六三年前苏联最高文学奖项——列宁奖金。年仅三十五岁的艾特玛托夫成了该奖项最年轻的得主。那个时期作者收到过成百上千封读者来信,每封信都给他带来“节日般的欢乐”。

其二是,艾特玛托夫的全部中篇小说,包括两个短篇,无一例外地拍成了电影和电视。《查密莉雅》改编成歌剧《你是一支心爱的歌》,《小白杨》先后两次拍成电影:《山口》和《我是天山》(上下集)。《第一位老师》、《小马在飞奔》(即《永别了,古利萨雷!》)、《早来的鹤》和《白轮船》等影片拍得真实感人,轰动一时。电影放映后,观众的信件如潮水般涌来,纷纷询问在哪儿可以买到书,掀起了更大的阅读热潮。

其三是,艾特玛托夫拥有世界范围的读者。最早是法国作家阿拉贡把《查密莉雅》译成法文,使得艾特玛托夫一夜成名。后来他的《一日长于百年》在法国出了四版。一九七〇年,作者称“在土耳其准备上演《登上富士山》,正在出版《早来的鹤》——

在那儿我的书已经出了八版”。又如非洲肯尼亚译出的第一部苏联小说，便是《永别了，古利萨雷！》。艾特玛托夫提到，有一天他收到一个邮包，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寄来的，里面是有关《一日长于百年》的五十多篇评论文章。在我国，外国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艾特玛托夫的小说集（三卷本）和《断头台》。笔者有幸见到过艾特玛托夫，那是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他作为总统十人委员会成员之一，随同戈尔巴乔夫访华，中科院外文所为他和作家拉斯普京·扎雷金举行座谈会。会后，我把装了一书包的他的中译本及有关资料送给他，并承他在拙译《断头台》上题词。当我告诉他中国读者喜爱他的作品，他的《断头台》有五种中文版本时，他惊喜之余表示不解：“为什么要五种版本？”

总之，来自吉尔吉斯小山村、五十年代中期登上文坛的艾特玛托夫，目前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一位著名作家。“作家是怎样获得成功的？”艾特玛托夫说，“这是秘密，是艺术家伟大的秘密。”破解这个秘密，是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的事，作为读者，我以为只要读他的作品，凭直觉去感受他书中要传达的思想感情就可以了。

*

*

*

收入本卷的中篇《母亲—大地》（1963）和短篇《和儿子会面》（1969），同属“人和战争”的题材，小说所开掘的重点与其说是战争给后方山民造成的灾难，不如说是主人公在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伟大精神力量。

《母亲—大地》讲的是一个深深热爱生活并经受了许多磨难的女人的故事。小说构思别致，它是通过女主人公托尔戈娜伊和大地的对话形式，通过回忆来展开情节的。从一个雇农家的小闺女，出落成漂亮的姑娘，遇见了心爱的苏万库尔，生下三个

儿子,托尔戈娜伊经历了农家少女和母亲的欢乐。后来战争爆发,家里的四个男人一去不返,只剩下一对不幸的寡妇。女主人公默默地忍受着家破人亡的痛苦,并勇敢地挑起了战时生产队长的重任,和人民分担一切灾难。这位普通女性用最朴素的语言向生她养她的母亲——大地倾诉她心中的痛苦思索,而她自己就是一位支撑大地的伟大的母亲。洋溢在小说中的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那种惨痛热烈的心声,深深震撼着读者的心灵。作者通过这个形象讴歌了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通过这个形象告诉读者:战争可以毁灭血肉之躯,但绝不能摧毁人民的坚强意志。

这本书是作者献给他不知葬在哪里的父亲和养大了四个儿女的母亲的。一九三七年,他的父亲,吉尔吉斯一州委书记,遭到了清洗镇压,给作者留下了难以平复的心灵创伤。小说的卷首题词加重了小说的悲壮情调和深刻涵意。

艾特玛托夫认为,短篇小说须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掌握高超的技巧,才能在不大的容量里写出新意。《和儿子会面》只是描写了老铁匠乔尔东对阵亡了的儿子难以割舍的思念之情。二十年来,他总觉得儿子还活着,还在他生前教书的那个地方,那地方老牵动着他的心,他总想去看看。有一天他当真动身了。于是他幻想着儿子怎么迎接他,父子怎么交谈,他又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儿子志愿参军、女儿阻拦、他断然拒绝去说情、最后送别儿子的情景。时间无法缓解老铁匠心中的创伤,儿子永远活在父亲心中,作者把老人的这种近乎荒唐的举动和这份刻骨铭心的思念描绘得入情入理,生动感人。一万字的短篇被拍成电影,说明小说的精致和艺术感染力。

《红苹果》(1964),是一篇感伤的小故事,写得简洁,隽永,耐人寻味。“积压在心头的千言万语,真是一言难尽啊!”主人公伊

萨别柯夫,农学院讲师,同他在莫斯科读博士的妻子感情破裂,长期分居,面临离异,只剩下女儿将来跟谁过的问题。第二天,父女驱车至郊外,要进行“这场对孩子来说非常可怕的谈话”。作者着意渲染的是主人公的心绪:美丽而宁静的秋色,汽车里放出的《圣母颂》的歌声是那样和谐,它激发起人的美好感情,使他要谈的话显得“那样离奇、荒谬、古怪”。女儿在深秋的果园里找到一个红苹果,父亲说那是幸福的象征。像是离奇的巧合,他不由得回忆起大学时代也找到过一个红苹果,要把它送给他每天在市图书馆同桌而坐、心仪已久的姑娘。于是在主人公的回忆中出现了一个“她”,以及一个大学生那份美好而朦胧、细腻而真实的初恋情怀。小说的结尾意味深长,小姑娘在父亲平淡的电报上加了一句:“来接我们,妈妈,我们给你带来一个红苹果。”有人问作者,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中,你最喜欢哪一部?艾特玛托夫的回答是:《白轮船》和《红苹果》。一万多字的短篇演绎成两小时的电影,可见小说意蕴深远。

《永别了,古利萨雷!》(1966),是一部描写老牧民塔纳巴伊一生遭遇的中篇小说。作者只写了主人公牵着心爱的老马古利萨雷回家路上的一夜。老马奄奄一息,老人百感交集,小说就是通过主人公大量的回忆,展现了他的一生和悲剧性的遭遇。讴歌劳动者的精神力量,是艾特玛托夫创作一贯的主题思想,但与早期作品相比,这部小说的人物更丰满了,主题更深化了,在表现手法上则大大加强了对典型环境和细节的客观描写。

“给文学肌体赋予生命的核心——是人物的性格。”^① 小说的一大艺术成就是塑造了一个具有吉尔吉斯民族性格的老牧民、共产党员塔纳巴伊的形象。在人物塑造上,作者遵循个性化

① 艾特玛托夫:《性格与当代精神》,载于《文学报》,1961年6月8日。

的原则,他赞成写“复杂的性格”,包括“不隐瞒人的弱点和矛盾”。作者始终把他的主人公置于时代的中心。塔纳巴伊有一个平淡无奇但又十分典型的人生经历:贫困的童年(小羊倌)——天翻地覆的革命带来的巨大进步(入团、入党、投身清算富农的运动)——六年的士兵生涯——战后先是牧马后是牧羊的艰苦劳动。时代造就了塔纳巴伊的坚强性格。他有革命的理想:他一生辛勤操劳,目的是为了农庄的巩固和发展。他无私,刚强。在难以想象的困难面前,他自觉承担社会义务,在区委头头的诬陷迫害面前,他不折不弯;即使被开除出党,他也一如既往地忘我劳动。塔纳巴伊很有个性。作者写他的“耿直的性格”,“火暴的脾气”,“改不了的急性子”,“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无怪乎养马场主任骂他是“犟骡子”。塔纳巴伊的这种脾气有时表现为疾恶如仇的锐气,有时又表现为出语伤人的粗暴。而且这种火爆性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后来被开除出党,最后变成了“缩手缩脚”、“矮人一头”的怯懦。作者也不回避主人公思想上的矛盾、弱点和过失。总之,作者不仅写塔纳巴伊的个性,而且写个性的发展,写环境对个性的制约和影响。如果说,他的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多少带有浪漫主义的激情和某些理想化的痕迹的话,那么《永别了,古利萨雷!》中的主人公就更贴近生活,更复杂,更富于个性特征,也更典型。

小说的另一个特色,是暴露性主题的引进和主题的深化。从作者的早期作品看,他主要是歌颂光明歌颂新人的作家。而在《永别了,古利萨雷!》中,作者以巨大的艺术真实性再现了战后时期农庄生活中的重重困难,穿插了一大段主人公同区委领导中官僚主义的直接冲突,导致一名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党的悲剧。这是作者深入生活、干预生活的必然,是他现实主义创作的新进展,也是他后来创作中暴露性主题的发端。

《永别了，古利萨雷!》的另一艺术成就是，作者扩大了艺术表现的范围，塑造了一匹骏马古利萨雷的生动形象。在他后来的作品里便有了骆驼卡拉纳尔(《一日长于百年》)和母狼阿克巴拉(《断头台》)的故事。古利萨雷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形象。作者采用民间文学惯用的拟人化手法，把古利萨雷写得活灵活现。他写了马的一生，马的喜怒哀乐，写它的灵性和野性。古利萨雷的形象又带有寓意性。牧民和马不可分割，相得益彰。他们同样有过黄金时代，也有过辛酸的经历。他们的性格极其相似：一个是剽悍的烈马，一个是倔强的硬汉子。另外通过主人公对马的那种爱护备至、视同亲人的态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主人公博大的胸怀和人道精神。最后，古利萨雷的形象在全书的结构上起了联系人物的纽带作用。书中全部次要人物的出场都是由古利萨雷引起的。这种巧妙的构思真可谓匠心独运。

艾特玛托夫说过：“在艺术创作上给我带来最大愉快和痛苦的，也许是中篇小说《永别了，古利萨雷!》了。我想在这个作品中说出一些不同于我过去作品的新东西。我个人觉得，这个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我得以描绘出吉尔吉斯民族现代生活的图景，塑造了一个吉尔吉斯民族性格。我努力再现的不是民族的某些装饰品，而是要提出吉尔吉斯民族生活中那些本质问题，深入揭示社会的冲突和矛盾。”^① 艾特玛托夫的这段自述概括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这部作品的艺术成就。小说获得广泛好评，获一九六八年度苏联国家文艺奖金。

*

*

*

艾特玛托夫表示，作家不应重复同样水平的东西，声称“我

^① 艾特玛托夫：《对未来的责任》，载于《文学问题》，1967年第9期。

不会停留在过去的阶段上”。艾特玛托夫这种永不满足、刻意求新的进取精神,促使他在创作道路上不断探索,不断前进。

继《永别了,古利萨雷!》之后,艾特玛托夫又发表了《白轮船》(1970),剧作《登上富士山》(1972,与哈萨克剧作家卡尔塔·穆罕默德扎诺夫合写),《早来的鹤》(1975)和《花狗崖》(1977)。七十年代的作品显露出作家艺术探索的新倾向:主题思想上哲理性、寓意性的加强,创作手法上写实与假定性手法的交融。八十年代,他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1980)和《断头台》(1985)。九十年代初,艾特玛托夫出任前苏联驻卢森堡大使。在那里,他与日本学者合作,写出了《人类灵魂的颂歌》(1990)。这部充满哲学思想的书,现已用日、德、俄多种文字出版。一九九五年,他的新作《卡桑德拉印记》问世。他认为,与过去的作品相比,这部小说风格迥异,是他关于整个人类文明的思考。

从全部作品来看,艾特玛托夫是一位具有鲜明创作个性的作家。他的视野开阔,取材广泛,很少雷同。他的作品主题鲜明,洋溢着对人的爱,对劳动者心灵美和精神力量的颂扬。他习惯每篇突出一个主人公,通过平凡的日常生活和异常艰苦的环境,通过主人公同人们的关系,同时代的冲突,特别是通过人物的内心感受和对事物的思索,深入开掘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他的构思新颖而周密,布局别具一格,早期用第一人称“我”叙写,后来往往截取主人公生活中的一个片断,大量采用人物的回忆、内心独白、想象、思索、梦幻、联想等手法,形成了一种自白式的独特的艺术构思。他的创作汲取了民族文化的丰富营养,作品中广泛运用民间文学的表现手法,经常引用民歌民谣来深化主题,烘托主人公的心情。七十年代的作品则大大加强了神话和传说的比重,从而扩大了艺术表现的范围和手法,增加了作品的

魅力,也使他的作品带上了浓重的民族色彩。艾特玛托夫还是一位双语作家。他开始时用母语写作,从《永别了,古利萨雷!》起,他先用俄语写作,然后自己将作品译成吉尔吉斯文。他的语言简洁、生动,行文流畅、自然。凡此种种,使艾特玛托夫被誉为“以火箭速度达到艺术创作成熟轨道”的作家。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是艾特玛托夫七十岁华诞,让我们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永葆创作青春,今后有更多的佳作问世!

冯 加

一九九八年五月于北大畅春园

目 次

永别了,古利萨雷!(冯加译).....	1
和儿子会面(程文译)	187
母亲—大地(王家骥译)	204
红苹果(苏玲译)	316

永别了，古利萨雷！

一辆破旧的四轮大车上，坐着一位老人。毛色浅黄的溜蹄马古利萨雷^①也已经老了，很老很老了……

这段通向高原的缓坡很长，爬起来着实叫人心烦。四周是灰色的、荒秃秃的小山。每逢冬天，山风袭来，卷起满地积雪；到了夏天，酷暑难熬，活像座人间地狱。

对塔纳巴伊来说，这段坡路实在是一种惩罚。他不喜欢慢腾腾地赶路，嗨，那简直叫人受不了。年轻的时候，他常去区中心办事，回来的路上，他总是快马加鞭，飞身上山。他用鞭子使劲抽马，一点也不心疼牲口。有时，他和一起赶路的人坐的是双牛驾的四轮大车。碰到这种场合，他总是一声不响地拿过自己的衣服，跳下车，宁愿走着上坡。他大步流星，像冲锋似的，一口气登上高原才歇脚。他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吸着空气，等着下面慢慢爬上来的老牛破车。由于走得太快，他的心怦怦直跳，胸口隐隐作痛。尽管这样，他还是觉得比坐牛车要痛快得多。

已故的乔罗对他朋友的这种怪脾气，老爱取笑一番。他说：“塔纳巴伊，你想知道你为什么老不走运吗？没有耐性。就

^① 古利萨雷为吉尔吉斯语，即毛茛，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开黄色小花。此处为马名。

是这样。什么事你都想快呀快呀，世界革命恨不得三下两下就大功告成！别说革命了，就连一条普普通通的路，那段出了亚历山大罗夫卡的慢坡，你都受不了。人家赶路，都不慌不忙；可你呢，跳下车，跑着上山，就像背后有群狼追赶似的。结果有什么好处呢？一点好处也没有，还不是坐在上边等别人。要说世界革命，靠你单枪匹马也是搞不成的。你记住吧，在大伙儿赶上来之前，你就得等着。”

但这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这一回，塔纳巴伊坐在车上，不理睬就过了亚历山大罗夫卡的这段慢坡。看来，习惯了，服老啦。他悠着劲不紧不慢地赶着车。现在他出门总是一个人。从前跟他一块儿结伴搭伙，沿这条热热闹闹的路赶路的人，现时已经不好找了。有的在战争中牺牲了；有的去世了；有的老了，呆在家里享清福了。而年轻人出门，现在都坐汽车，谁愿跟他一起，赶着可怜巴巴的老马活受罪呢！

车轮在古道上辘辘作响。路还远着哩。前面是一片草原，过去是一条水渠，之后，还得走一段山前小路。

塔纳巴伊早已发觉，马好像支持不住了，越来越没劲了。可是，因为一路上尽想着那些颇不轻松的往事，所以也没有太在意。难道真会这么倒霉，马会在半路上累倒吗？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事。会到家的，会拉到家的……

他哪里知道，他的这匹老马古利萨雷（它因为长了一身不同寻常的黄灿灿的毛色而得名），现在是它一生中最后一次爬过这段亚历山大罗夫卡的慢坡了。此刻，马正吃力地拉着他，走完它最后的路程。他哪里知道，古利萨雷像吃了醉心花^①，脑袋昏沉

^① 牧场上的一种毒草。

沉的；它感到天旋地转，眼前尽是五颜六色的圆圈在飘忽游移；大地在猛烈晃动，时而这一侧，时而另一侧，触到了天际。他哪里知道，古利萨雷不时感到，它前面的路猝然中断，眼前一片漆黑。于是它仿佛觉得，在它要去的前方，那应该是群山的地方，却似乎有一片赤褐色的烟雾在浮动。

古利萨雷早就感到胸口阵阵隐痛，颈轭压得它喘不过气来；皮马套歪到一侧，像刀割似地勒着；而在颈轭右下侧，有个尖东西老是扎着肉。这可能是一根刺，要不就是从颈轭的毡衬垫里露出来的一颗钉子。肩上一块擦伤的地方，原来已长上老茧，此刻伤口裂开了，灼痛得厉害，还痒得难受。四条腿变得越来越沉，仿佛陷进了一片刚刚翻耕过的湿漉漉的地里。

但老马还是忍着剧痛，拖着艰难的步伐；老人塔纳巴伊只偶尔扯一扯缰绳，催赶一下马匹，依然在想着自己的心事。有多少往事值得他回忆啊！

车轮在古道上辘辘作响。这时候古利萨雷还是迈着它习惯的溜蹄马的步式，还是那种与众不同的节奏和碎步。这种步式，从它头一回直起腿来，跟着母亲——一匹长鬃的高头大马，在草地上不大有把握地迈出第一步起，它就一次也没有搞错过。

古利萨雷生下来就是匹溜蹄马。因为这种出名的步式，它一生出足了风头，也吃尽了苦头。要在从前，有谁会想到让它来驾辕呢，那简直是对它的侮辱。但是，俗话说得好：马要是倒霉，喝水也得戴上嚼子；人要是遭灾，过浅滩也得穿上靴子。

这一切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此刻，溜蹄马正竭尽它最后的气力，走完它最后的路程。有生以来，它从来没有这样慢慢地走向行程的终点，也从来没有这样快地接近生命的结束。终点线离它始终有一步之隔。

车轮在古道上辘辘作响。